

〈近妄〉

自從海里與法洛一起解決可疑藥商的事件後，他們之間的氛圍似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，法洛看起來和平常沒有太大區別——也許更喜歡故意貼近海里，跟他鬧著玩——海里卻不知道該用什麼心情面對法洛，最近一見到他，就會忍不住想起他喝下了藥水後的樣子。海里很清楚，當時法洛身上的變化，完全是魔法的作用，但就算法洛沒有喝下藥水，他依然有著一雙晶亮的眼睛、一張年輕的臉蛋（即使他可比海里大了數歲），永遠掛著開朗的笑容，如陽光般燦爛溫暖，又不顯得炙烈灼人。

海里不是剛認識法洛，然而他突然不知道怎麼去想這個人。那種感覺難以描述，絕非厭惡，也不是氣憤或不悅，就只是沒來由地感到緊張，甚至想逃避法洛的目光。他索性真的避開法洛，假裝沒見到面就不必煩惱。也不知道法洛是不是意識到了這一點，這陣子多半只和亞魁拉聊天，來找海里的次數明顯降低許多。雖然海里還是不太樂見法洛與小隊長的親密，不過他自己的煩惱尚未解決，便沒空再細想那些事情。

直到他在戰鬥中受了重傷。

那應該只是一次切磋，一場邀請，對手同樣來自席爾瓦。他們打算交流對戰技巧，但兩人都拚盡了全力。戰鬥結束後，雙方身上滿是大大小小、各種不同的魔法傷痕。海里沒想到自己會傷得這麼重，他隨身攜帶的藥水亦不足以恢復這種程度的傷害，必須立即接受治療。他不想大大方方地走回偵查隊，怕會引來不必要的探問與麻煩，左思右想，他能求助的對象，竟然只剩一個人。

即使氣力幾乎耗盡，海里仍勉強化出鳥形，振翅朝據點飛回去。他知道法洛的房間在哪裡，然而沒把握是否能馬上見到他，平常幾乎都是法洛去找他們，他不太注意法洛實際上都在什麼時間工作或休息。不過他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，要是法洛不在，那他就等到他回來為止。

他的運氣很好，法洛留了一扇開啟的窗戶；他的運氣也不好，因為房裡一個人都沒有。他不敢就這樣變回人形，站在那裡枯等，便繼續當一隻畏縮的猛禽，將自己擠進牆角。法洛的房間大致上收拾得很整齊，然而桌面與地上都有些隨意擺放的物品，像是筆、紙張、藥瓶和布袋。他未能仔細觀察，因為痛楚令他分心，亦使等待法洛歸來的每一刻，都顯得緩慢而煎熬。他不知道他等了多久，也許只有一下子，也許過了大半天，但他知道自己不小心失去了意識，而叫醒他的是一聲熟悉的驚呼。

「你怎麼在這裡……怎麼傷成這樣！」

法洛一發現縮在角落的海鵠，就立刻衝了過去。海里睜開眼，他不知道法洛是什麼時候回來的，只覺四周有些昏暗。時間或許已經很晚了，房裡燃著蠟燭，暖黃色的光點映入海里眼中，一切看起來既模糊又柔和。在這樣的光線下，也許能勉強視物，但要診療傷口是遠遠不夠的，於是法洛彈指施法，幾顆光球瞬間亮起，在他們身旁漂浮著，權當照明。充足的光亮中，海里的傷勢清清楚楚，法洛焦急的神情也清清楚楚，讓海里想起那天他精化之後，法洛擔憂守在他身旁的模樣。他才發現，自己不喜歡見到法洛那樣

的表情，卻不理解原因，更不打算說出來——那簡直太莫名其妙了，像多管閒事的瘋言瘋語。

法洛試著請海里化回人形，這樣他會更方便診治，但海里未作任何表示，假裝自己無能為力。他現在與法洛的距離相當靠近，他擔心以人類型態面對法洛的話，他會害怕得想逃，不如維持一隻鳥的模樣，這樣就不會洩漏情緒，不必回答問題。法洛不知道海里為什麼不能變回人形，亦未在海里身上發現變身魔法的痕跡，雖然感到疑惑，不過也沒有強迫他，只是默默地掀開鳥翅，開始察看他的傷勢。法洛的動作相當輕柔，可是當他的手指觸碰到鳥羽的那一刻，海里還是微不可見地顫了一下。他意識到，由於體型的差距，法洛現在能隨意觸及他的全身，甚至用兩手就能將他整隻攏住。被輕易掌握的感覺令他差點就後悔自己沒有變回人形，然而羽毛的阻隔還是讓他稍微放心了一點，至少法洛不會直接碰觸到他裸露在外的肌膚，因此他還是咬緊牙關，保持安靜，讓法洛搬弄他的身體，仔細審視每一處傷痕。

「擦傷、撞傷、劃傷、灼傷……你怎麼會把自己弄成這樣？」法洛一邊診察，一邊低語，語氣裡毫無責備，反而充滿擔心。海里心想，那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只是一場練習賽。要是真正上了戰場——

他的呼吸凝滯一瞬。法洛還以為自己弄痛他了，溫聲說著抱歉，要他稍微忍耐一點，但海里知道不是那樣的。要是真正上了戰場，他想，他恐怕只會傷得更重，也只會把別人傷得更重。他想像自己拖著殘破傷軀從前線歸來，一遍遍地接受醫療隊的救助，然後帶著還未完全復原的傷口繼續打仗。他將會不斷不斷地經歷傷害與診治，破損與修復，直到戰爭結束，或再也修不好為止。如果一場練習賽已經能傷他至此，那麼當戰火終於燎原，他豈不是該在烈焰下體無完膚？

他想起法洛說過的前線景色。那些無奈與承諾，都突然使他感到愧疚。

海里開始覺得，自己也許不應該來找法洛。每一次他受傷，法洛都不厭其煩地協助他。他明白那是法洛的職責，現在他卻有種辜負了對方的感覺，彷彿那些細心的體貼的治療都不足以使他愛惜自己，他依然會朝危險邁進，再負著傷逃回來，期盼獲得治癒。若在戰場上也就算了，畢竟他背負著家國重任，無論如何都必須前進。可是在還算和平的日子裡，他真的沒有理由將自己弄得傷痕累累，還一廂情願地等在這裡，期待法洛能伸出援手。海里不明白，他是在依賴法洛嗎？還是在利用法洛？而法洛明明可以在發現他之後，將他直接擰出房間，什麼事都不做，但他沒有。法洛關心地、悉心地，做著他最拿手的事情，先確認傷口的狀況，再仔細敷上藥膏，或施術減輕疼痛。前次海里昏迷著接受治療，對於過程幾乎一概不知，這次他卻還清醒，能夠看著法洛低眉順目，感覺他輕柔的動作在自己身上來回，些許的輕觸，些許的撫摩，氣息極近，讓他幾乎灼燒。

海里覺得他的鳥腦袋暈眩不已，下意識又想張開翅膀掙扎，卻連那樣的力氣都沒有。他乖順任法洛擺布，感覺身上的痛楚漸次消失。疲憊趁隙而入，捲走他僅餘的精神，他昏昏沉沉，眼睛半開半闔，好幾次差點就要縮著脖子睡去，又在即將睡著時猛然驚醒。法洛溫和地安撫他，說療程已近尾聲，如果他累了，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。他想，他是真的累了。不斷撐著受傷的身體，還要排解腦海中紛亂的思緒，他好想暫時什麼都不

管，就這樣好好地、安穩地睡上一覺。他真的閉上眼睛了，視力既受阻絕，其他感官便愈發敏銳。他聽見法洛平穩的呼吸、聞到些許燃燭與藥草氣味，也感覺到法洛手心的溫度，一切一切，都勸哄他緩緩放鬆下來。獸性形貌知覺，終於使他直面內心感受，無力再遵循人類道德禮儀。他想，就一次，就這一次，他想要好好待在法洛身邊，停止逃避，也停止躲閃。

因為他感到放心。

他的意識逐漸模糊，恍惚之間，他感覺自己彷彿靠上了一顆溫暖的枕頭，有人溫柔地抱著他，順著他脖頸與翅膀的羽毛輕輕撫摸，有些像孩提時代母親的懷抱，卻又不全然是慈愛的呵護。他已經睜得無法分辨那是什麼樣的情感，但他願意毫無顧忌，耽溺一回。

是夢也好，希望這一夜能晚一點結束。